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休 闲

[法] 罗歇·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我知道什么？

休 闲

〔法〕罗歇·苏 著

姜依群 译

1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闲/(法)苏著;姜依群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著者原题:罗歇·苏

ISBN 7-100-02078-6

I. 休… II. ①苏… ②姜… III. 闲暇社会学-法国 IV.
D756.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349 号

我知道什么?

休 闲

[法] 罗歇·苏 著

姜依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78-6/C·11

1996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60千

印数7 000册

印张4

定价: 7.50元

QUE SAIS - JE ?

Roger Sue

LE LOISI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80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GDF 01/31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水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一个定义问题	1
二、一个社会问题	3
第一章 各种休闲观	8
一、休闲的起源	8
二、现代休闲的特点	15
三、工作—休闲之间的关系	25
四、东方国家工作—休闲之间的关系	45
第二章 休闲的功能	50
一、休闲的社会心理学功能	51
二、休闲的社会功能	58
三、休闲的经济功能	66
第三章 休闲实践	73
一、身体娱乐	73
二、实用娱乐	78

三、文化娱乐	79
四、社会娱乐	86
第四章 娱乐政策	89
一、1936:一项政策的诞生	90
二、国家的行动	92
三、地方行政部门的行动	100
四、协会的作用	103
第五章 娱乐的前景	106
一、可能的演变	106
二、对未来的假设	110
注释	114
参考书目	115

前 言

一、一个定义问题

是休闲还是娱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用复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要在这个神奇的字后找到一个单一的定义是困难的。这个字常在演说中出现，像人生中享有特权的时刻在回响。

由于缺乏完整的定义，我们只能将休闲这个字的几个主要含义理一理。

用作复数时，是指根据个人的愿望和爱好所自由选择的活动。即使某些活动占了主要地位（体育、旅游、电视），休闲活动的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它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动机。

用作单数时，休闲可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将休闲与休闲的时间等同起来；第二、休闲首先甚至是独立于可能填补这一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的空闲时间。总之，懒惰、“无所事事”都可当作休闲度过。但

是, 休闲时间不能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 混同于业余时间。形形色色的义务插入就业时间, 并“干扰”休闲的自由支配时间:

——随着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距离的扩大, 交通时间也随之延长;

——家庭或社会的义务(比如行政活动), 还有为满足生理需要(睡觉, 吃饭, 等等)的必要时间。

这个“受限制的”时间加在就业时间上, 就减少了娱乐这一实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部分。

通过对法国人时间预算的研究, 对典型的一天平均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作出如下估计:

——就业男性 3.8 小时;

——就业女性 2.8 小时;

——无业女性 4.4 小时。

这只是估计, 因为存在着如何精确地估计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问题。

家庭活动是属于受限制的范围还是自由选择范围? 一般情况下, 两个部分是经常搀和在一起的, 因此有些作者, 如 J. 杜马兹迪埃, 建议给这些活动一个混合性的名词: “半娱乐”, 它说明以严格的方法理解休闲时间和与之有关的活动是困难、模糊的。

另一些作者, 如 M. 卡布朗, 为了避免这一困难, 选择了解释休闲的第三种方法, 不用休闲活动的

内容或其发展所需的时间来下定义。

任何活动,只要是自由选择,并为个人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能谋得自由这样一种感受的都属于休闲范围。

由此,休闲将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态度。

以这个定义为标准,任何活动都可以当作是一种娱乐来完成,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人在进行这项活动时的精神状态。根据这种观点,甚至工作都能够带有娱乐的形式。

当然,在谈论休闲时,必须从这3个互补的含义的整体来考虑。

二、一个社会问题

初看起来,休闲特别与个人有关,因为它取决于他的自由选择,他的自由的行使。但是,各种社会决定论相对地影响着个人的选择。此外,由于休闲所取得的规模,它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劳动时间逐步缩短,空闲时间的增加,涉及各类就业人口。

过去是次要的空闲时间现在成为重要的时间,不仅是因为时间延长了,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满足各种需要的享有特权的时刻,因为就业生活单一化,机

械化,给于工薪者自我表现以越来越少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休闲与就业对立,它是工作的解毒剂。

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休闲实践变得紧张,它不再是继就业时间之后的“松闲”、空余时间。它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体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

休闲表现为个人或集体的积极实践,由于这些实践的扩展及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使休闲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以法国旅游业的发展为例:每年外出度假的法国人越来越多,外出率已超过了60%。周末或短期假期外出的增加更说明问题。体育娱乐发展更令人吃惊,法国人自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无法统计。(在这方面,慢跑的例子是很有趣的,刚开始是一种时尚现象,它却出乎人们预料地延续和发展起来。)

当然,不是所有的休闲活动都得到了如此的发展(某些文化娱乐甚至在倒退),而且它们在不同层次的人中的分布也不均等,这个问题稍后再谈。

但是,休闲权已成为基本的社会需求。各工会,特别是法国民主工联都意识到了这点,都在有力地支持所谓“质的”(缩短工作时间、降低退休年龄、改善生活和娱乐质量)要求。

尽管娱乐发展很快，但它们并没有达到一些人在 60 年代初预计的它们将占据的地位。

当时人们谈论一个未来的“娱乐文明”，因为一个以休闲为基础的新社会，将取代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社会显得如此必然。这个神话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能最终解放人类，使其投身于娱乐的富饶社会或是产业革命后社会。现在，这些预测错误的原因已很清楚了：经济增长减缓；财富朝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重新分配；浪费的增加；经济体制不能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逻辑，生产所创造的和毁灭的相抵消。

所有这些因素阻止了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产业革命后社会的到来。

今天，我们是否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娱乐不能引起人们所期待的个人解放和充分发展？

相反，娱乐好像越发起着社会变革原动力的作用，而且可能孕育一个与工业增长的传统模式相反的新的社会模式。换言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由经济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想法是虚幻的。

显然，通过有利于时间解放和娱乐扩展的社会运动而引起社会的逐步改变，倒是可能的。有些迹象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允许全面地提出休闲问题。

第一个迹象,空闲时间的缓慢上升,确实有利于劳动和娱乐间的某种重新平衡,且这种运动是不可逆转的。同样,休闲时间的“积极”使用引起休闲要求的增长,娱乐呼唤娱乐。此外我们还看到,不仅休闲预算在家庭开支中比其他预算增长快,而且在购买力停滞或下降时期,休闲项目保持稳定,休闲支出成了家庭预算中不可压缩的支出。同时,娱乐业在法国是最景气的行业之一;

第二个迹象,工资增加和空闲时间增加的调整。根据传统,法国人更愿意增加工资而不是空闲时间,而目前的运动则相反。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 1978 年 11 月进行的测验表明,55% 的法国就业人员情愿干一半工作而不愿增加一倍工资。46% 的工人赞成这种方法,42% 的人宁愿增加工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继续,并随着不平等的逐步缩小而普及;

第三个迹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些休闲活动对集体起着不可缺少的社会作用。人们没完没了地列举促进公共利益的协会(互助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或消费者协会等,其成员都是自愿尽义务的),由这些协会来填补国家(地方行政部门)或私营企业认为这个经营范围无利可图的空缺。此外,一些个人或在协会范围内进行的休闲活动,就是由自己来完

成专业企业要高价完成的事情(室内装修、油漆、修理工程等)。这就是有名的你自己来干的时髦。

我们看到,休闲活动可以以非强制劳动的形式取代商业部门。在商业部门外,逐步地出现一个由互助协会、合作网形成的部门,人们来此“休闲劳动”,施展自己的特殊才能。

此时劳动和休闲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劳动,为什么劳动不能成为休闲呢?

休闲的未来赌注之一,可能就是在一个不再仅仅依附于资本商业支柱的混合体制中,它逐步替代劳动。

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都有这种劳动和休闲的替代/调和思想,这种思想有其现代性。

第一章 各种休闲观

一、休闲的起源

乍一想,人们可能会说,休闲早就存在,它与日共存,与时代共存。

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所有社会都有空闲时间,在某些社会中,空闲时间比我们目前拥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否就此能将空闲时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时间相提并论呢?不能。因为休闲观随着各时期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而大大改变。这不允许任何混同,但能作比较。

希腊人和闲逸。人们总倾向于把希腊文明看作黄金时代。休闲也不例外,人们很自然地将这种文明称作使人在休闲中得到实现的文明之一。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不就是确定了一个能在哲学、艺术或体育的自觉实践中自由发展的人的原型吗?

希腊公民过着一种只有他“高贵”潜在性的充分表现才是至关重要的有闲生活。这不可能与劳动有关,因为劳动被认为使人失去尊严,为此它属于奴隶等级。任何劳动形式与希腊公民的状况相违背。劳动和休闲互相排斥,它们属于两个毫无关系的不同范畴,即使说到底是一部分人的劳动才使另一部分人能休闲。

劳动/休闲的这种排斥关系在词源中就存在:休闲在希腊语中为 *schole*, 意为休闲和教育,我们看到这两种概念的接近,一些人继续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休闲的这种精华涵义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至今还存在,并将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区别于其它娱乐。*A-schole* 则指劳动,奴隶状况。在拉丁语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排斥关系,因为 *otium* (休闲,闲逸)的反意为 *neg-otium* (字面意为事务,商业,劳动)。

因此,希腊人所理解的休闲包含属于某个等级(是希腊公民,并且是男性)所享有的闲逸状况,所以说闲逸比休闲更恰当。目前我们所说的休闲并不排斥劳动,相反,劳动是创造娱乐的条件之一。

正如 J. 杜马兹迪埃所说:“休闲并非游手好闲,它不取消劳动,而必须以劳动为前提。”